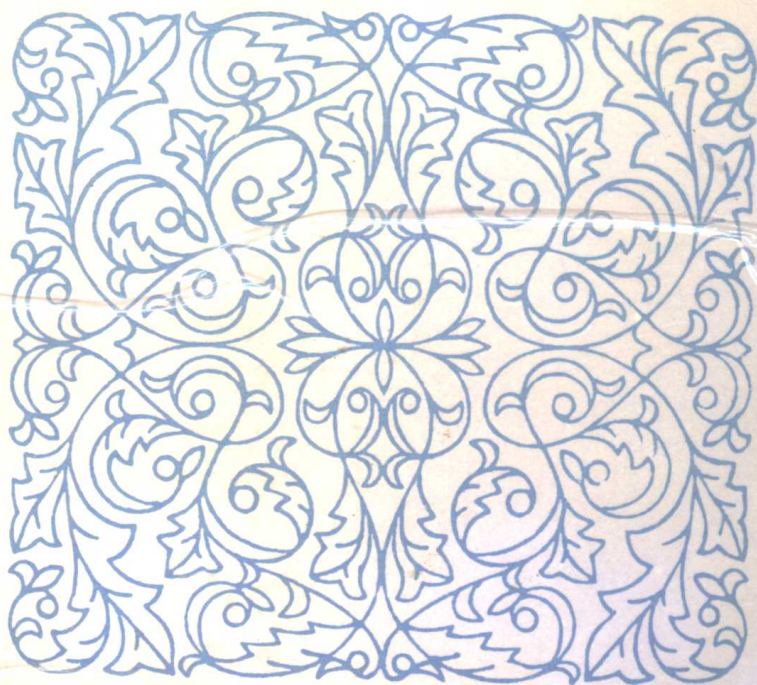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2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中華書局

儒家思想新論

孔教論

孔子

孔子哲學之真面目

賀麟等著

陳煥章講演

謝无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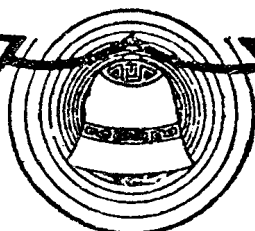
蔡尚思著

上海書店

賀麟等著

儒家思想新論

WES.46 (02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思想與時代叢刊第一種

儒家思想新論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雜費)

著者 賀麟等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2263)

目次

一	儒家思想的新開展	賀麟	一
二	中國傳統政治與儒家思想	錢穆	一九
三	讀儒行	郭斌	三八
四	樂的精神與禮的精神	朱光潛	四五
五	孝與中國文化	謝幼偉	六七
六	孔子與心苑	錢穆	八一
七	論孔子之治學精神	劉永濟	八八
八	論荀學	繆鉞	九七
九	北宋四子之生活與思想	張蔭麟遺著	一〇五
十	宋儒的評價	賀麟	一二

目次

一

128383

一 儒家思想的新開展

賀麟

在思想和文化的範圍裏，現代決不可與古代脫節。任何一個現代的新思想如果與過去的文化完全沒有關係，便有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絕不能源遠流長，根深蒂固。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必然有些形跡可疑。一個來歷不明的思想，也必是可以令人懷疑的思想。凡是沒有淵源的現代的嶄新的思想，大都只是曇花一現，時髦一時的思想。

儒家的思想，就其爲中國過去的傳統思想而言，乃是自堯舜禹湯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來的最古最舊的思想，就其在現代以及今後的新發展而言，就其在變遷中，發展中，改造中，以適應新的精神需要文化環境的有機體而言，也可以說是最新的新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裏，我們可以得到現代與古代的交融，最新與最舊的統一。

根據對於中國現代的文化動向和思想趨勢的觀察，我敢斷言，廣義的，新儒家思想的發展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是中國現代思潮的主潮。我確切看到，無論政治社會學術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裏爭取建設新儒家思想，爭取發揮新儒家思想。在生活方面，對人處世的態度，立身行己的準則，大家也莫不在那裏爭取完成一個新儒者的人格。大多數的人，具有儒家思想而不自

知，不能自覺地發揮出來。有許多人，表面上好像在反對儒家思想，而骨子裏正代表了儒家思想，實際上反促進了儒家思想。自覺地正式地發揮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學運動，只是時間早遲，學力充分不充分的問題。

中國當前的時代是一個民族復興的時代。民族復興，不僅是爭抗戰的勝利，不僅是爭中華民族在國際政治上的自由獨立平等，民族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民族文化的復興，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復興，儒家文化的復興。假如儒家思想沒有新的前途，新的開展，則中華民族，與夫民族文化也就會沒有新的前途，新的開展。換言之，儒家思想的命運，與民族前途的命運，盛衰消長，是同一而不可分的。

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根本上是一個文化的危機。文化上的失調整，不能應付新的文化局勢。中國近代政治軍事上的國恥，也許可以說是起於鴉片煙戰爭，中國學術文化上的國恥，却早在鴉片煙戰爭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國青年們猛烈的反對，雖說是起於新文化運動。但儒家思想之銷沉，殭化，無生氣，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應付新文化需要的無能，却早腐蝕在五四運動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權，喪失了新生命，才是中華民族最大的危機。

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一個大轉機。表面上，新文化運動雖是一個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個大運動。但實際上，其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功績與

重要性，乃遠在前一時期曾國藩張之洞等人對於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國藩等人對儒學之倡導與實行，只是舊儒家思想之迴光返照之最後的表現與掙扎。對於新儒家思想的展開，却殊少直接的貢獻。

新文化運動之最大貢獻，在破壞掃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軀殼的形式末節，和束縛個性的傳統腐化部分。他們並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反而因他們洗刷掃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號召的胡適之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戰略，據他英文本先秦名學史的宣言，約有兩要點：第一，解除傳統道德的束縛，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諸子之學。但推翻傳統的舊道德，實為建設新儒家的新道德作預備工夫。提倡諸子哲學，正是改造儒家哲學的先驅。用諸子來發揮孔孟，發揮孔孟以吸取諸子的長處，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經不起諸子百家的攻擊，競爭，比賽，那也不成其為儒家思想了。愈反對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

西洋文化學術之大規模的無選擇的輸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新發展的一大動力。表面上西洋文化之輸入好像是代替儒家，推翻儒家，使之趨於沒落消滅的運動。但一如印度文化之輸入，在歷史上曾展開了一個新儒家運動，所以西洋文化之輸入，無疑地亦將大大地促進儒家思想之新

開展。西洋文化之輸入，給儒家思想一個試驗，一個生死存亡的大試驗，大關頭。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會，轉化西洋文化，以充實自身，發展自身，則儒家思想便生存，復活，而有新的開展。如不能經過此試驗，渡過此關頭，就會死亡，消滅，沉淪，永不能翻身。

所以儒家思想之是否能够有新開展的問題，就成為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復興的問題。也就是中國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復興的問題。儒家思想之能否復興的問題，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是否可能的問題。中國文化能否復興的問題，亦即華化，中國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是否可能的問題。

就個人言，如個人能自由自主，有性格，有精神，則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為主體，以中外古今的文化為用具，以發揮其本性，擴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中華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承繼先人遺產，應付文化危機的民族，則儒化西洋文化，華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如果中華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為主體，去儒化或華化西洋文化，則中國將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權，而陷於文化上的殖民地。蓋五花八門的思想，不同國別，不同民族的文化，漫無標準地輸入到中國，各自尋找其傾銷場，各自施展其征服力，假使我們不歸本於儒家思想，而加以陶鎔統貫，如何能對治這些紛歧龐雜的思想，而達到殊途同歸，共同合作以擔負建設新國家新文化的責任呢？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人是否能夠真正徹底源原本本地了解並把握西洋文化。因為認識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真正認識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能夠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轉化，利用，征服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不是建築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築在徹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在西洋文化大規模的輸入後，要求一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復文化上的失地，爭取文化上的獨立與自主。

根據上面所說，道德傳統的解放，非儒家思想的提倡，西洋文化學術的輸入與把握，皆足以促進儒家思想的新發展。茲請進而檢討儒家思想新發展所必取的途徑。

不用說，欲求儒家思想的新發展，在於融會吸收西洋文化的精華與長處。而西洋文化之特殊貢獻為科學。但我們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學，亦無須科學化儒家思想。蓋科學以研求自然界的法則為目的，有其獨立的領域。沒有基督教的科學，更不會有佛化或儒化的科學。一個科學家的精神生活方面，也許信仰基督教，也許皈依佛法，也許尊崇孔孟，但他所發明的科學，仍屬於獨立的公共的科學範圍，無所謂基督教化的科學，或儒化佛化的科學。反之，儒家思想亦有其指導人生，提高精神生活，發揚道德價值的特殊效準，獨立領域，亦無須求其科學化。換言之，即無須傳會科學原則以發

揮儒家思想。一個崇奉孔孟的人，儘可精通自然科學，他所了解的孔孟精神與科學精神，儘可毫不衝突，但他卻用不着傳會科學原則以曲解孔孟的學說，把孔孟解釋成一個自然科學家。譬如，有人根據優生學的道理，認為儒家所主張的早婚是合乎科學的。或又根據心理學的事實，以證明納妾的制度之有心理學根據。甚或根據經濟學以辨護大家庭制之符合經濟學原理。諸如此類，假借科學以爲儒家辨護的辦法，結果會陷於非科學非儒學。這都是與新儒家思想的真正發展無關的。我們要能看出儒家思想與科學之息息相關處，但又要能看到兩者之分界處。我們要能從哲學、宗教、藝術各方面以發揮儒家思想，使儒家精神中包含有科學精神，使儒家思想足以培植、孕育、科學思想，而不致與科學思想混淆不清。

簡言之，我們不必採時髦的辦法，去科學化儒家思想。欲充實並發揮儒家思想，似須另闢途徑。蓋儒家思想本來包含有三方面有理學，以格物窮理，尋求智慧。有禮教，以磨鍊意志，規範行爲。有詩教，以陶養性靈，美化生活。故求儒家思想之新開展，第一必須以西洋之哲學發揮儒家之理學。儒家之理學爲中國之正宗哲學，亦應以西洋之正宗哲學發揮中國之正宗哲學。蓋東望西聖，心同理同。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士多德康德黑格爾之哲學，與中國孔孟程朱陸王之哲學會合融貫，而能產生發揚民族精神之新哲學，解除民族文化之新危機，是即新儒家思想發展所必循之途徑。使儒家

的哲學內容更爲豐富，系統更爲謹嚴，條理更爲清楚，不僅可作道德可能之理論基礎，且可奠科學可能之理論基礎。

第二，須吸收基督教之精華以充實儒家之禮教。儒家的禮教本富於宗教之儀式與精神，而究竟以人倫道德爲中心。宗教則爲道德之注以熱情，鼓以勇氣者。宗教有精誠信仰，堅貞不貳之精神，宗教有博愛慈悲，服務人類之精神；宗教有襟懷曠大，超脫現世之精神。基督教文明實西洋文明之骨幹，其支配西洋人之精神生活，實深刻而周至，但每爲淺見者所忽視。如非宗教之知「天」與科學之知「物」合力並進，若非宗教精神爲體，物質文明爲用，絕不會產生如此偉大燦爛之近代西洋文化。我敢斷言，如中國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華而去其糟粕，則決不會有強有力的新儒家思想產生出來。

第三，須領略西洋之藝術以發揚儒家之詩教。詩歌與音樂爲藝術之最高者。儒家特別注重詩教樂教，確具深識卓見，惟凡百藝術皆所以表示本體界之義蘊，皆精神生活洋溢之具體的表現，不過微有等差而已。建築、彫刻、繪畫、小說、戲劇皆所以發揚無盡藏的美的價值，與詩歌音樂亦皆係同一民族精神與夫時代精神之表現，似無須軒輊於其間。過去儒家，因樂經佚亡，樂教中衰，詩教亦式微。對其他藝術，亦殊少注重與發揚，幾爲道家所獨佔。因今後新儒家之興起，與新詩教、新樂教、新藝

術之興起，應該是聯合並進而不分離的。

儒學是合詩教禮教理學三者爲一體的學養，也即是藝術宗教哲學三者的諧和體。因此新儒家思想之開展，大約將循藝術化，宗教化，哲學化之途徑邁進。有許多人，撫拾「文人無行」「玩物喪志」等語，誤認儒家爲輕蔑藝術。只從表面去解釋孔子「敬鬼神而遠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知事鬼」等語的意義，而否認孔子之有宗教思想與宗教精神。或誤解「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語，而謂孔子不探究哲學。凡此種種說法，皆所以企圖將儒學偏狹化，淺薄化，孤隘化，不惟有失儒家之真精神，使儒家內容缺乏狹隘，且將使儒家思想無法吸收西洋之藝術宗教哲學以充實其自身，因而亦將不能應付現代之新文化局勢。

譬如仁乃儒家思想之中心概念。固不僅是「相人偶爲仁」之一道德名詞。如從詩教或藝術方面看來，仁卽溫柔敦厚之詩教，仁亦詩三百篇之宗旨，所謂「思無邪」是也。「思無邪」或「無邪思」卽是純愛真情，乃詩教之泉源，亦卽是仁。仁卽是天真純樸之情，自然流露之情，一往情深，人我合一之情。矯揉虛僞之情，邪僻淫褻之思，均非詩之旨，亦非仁之德也。（復性書院主講馬一浮先生近著四書大義一冊，卽以仁言詩教，可參考。）純愛真情，天真無邪之思，如受桎梏，不得自由發抒，則詩教掃地，而藝術亦喪失其神髓。從宗教觀點看來，則仁卽是救世濟物，民胞物與的宗教熱誠。約

翰福音有「上帝即是愛」之語，實言之，上帝即是仁。「求仁」不僅是待人接物的道德修養，抑亦知天事天的宗教工夫。儒家以仁爲「天德」，耶教以至仁或無上的愛爲上帝的本性。足見仁之富於宗教意義，可以從宗教方面加以發揮者也。從哲學看來，仁乃仁體，仁爲天地之心，仁爲天地生生不已之生機，仁爲自然萬物的本性。仁爲萬物一體，生意一般之有機關係之神秘境界。簡言之，哲學上可以說是有仁的宇宙觀，仁的本體論。離仁而言本體，離仁而言宇宙，非陷於死氣沉沉的機械論，卽流於黑漆一團的唯物論。

以上僅簡略提示儒家所謂仁，可以從藝術化，宗教化，哲學化三方面加以發揮，而得新的開展。今試再以「誠」字爲例。儒家所謂仁，比較道德意味多，而所謂誠，則比較哲學意味多。論語多言仁，而中庸則多言誠。所謂誠亦不僅是誠摯誠實誠信的道德意義。在儒家思想中，誠的主要意思，乃指真實無妄之理或道而言。所謂誠實，即是指實理，實體，實在或本體而言。中庸所謂「不誠無物」，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皆寓有極深的哲學義蘊。誠不僅是說話不欺，復包含有真實無妄，行健不息之意。「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就是孔子藉川流之不息，以指出宇宙之行健不息的誠，也就是指出道體的流行。其次，誠亦是儒家思想中最富於宗教意味的字眼。誠卽是宗教上的信仰。所謂至誠可以動天地，泣鬼神。精誠所至，金石亦開。至誠可以通神，至誠可以前知。誠不僅可

以感動人，而且可以感物，可以祀神。乃是貫通天人物的宗教精神。就藝術方面言，思無邪或無邪思的詩教，即是誠。誠亦即是誠摯純真的感情。藝術天才無他長，即能保持其誠，發揮其誠而已。藝術家之忠於藝術而不外驚，亦是誠。總之，誠亦是儒家詩教禮教理學中之基本概念，亦可從藝術宗教哲學三方面以發揮之。今後儒家思想之新開展，大抵必向此方面努力，可斷言也。儒家思想循藝術化宗教化哲學化之方向開展，則狹義的人倫道德方面的思想，均可擴充提高而深刻化。從藝術的陶冶中去求具體美化的道德。所謂興於詩，游於藝，成於樂是也。從宗教的精誠信仰中去充實道德實踐的勇氣與力量，由知人進而知天，由希賢希聖近而希天，亦即由道德進而為宗教，由宗教以充實道德；從哲學的探討中以為道德行為奠理論的基礎，即所謂由學問思辨而篤行，由格物致知而誠正修齊是也。而且經過藝術化，宗教化，哲學化之新儒家思想，不惟可以減少狹義道德觀念的束縛，且反可提高科學興趣，而奠定新科學思想的精神基礎。

以上是就文化學術方面，指出新儒家思想所須取的途徑。就生活修養而言，則新儒家思想目的在使每個中國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國人氣味，都能代表一點純粹的中國文化。也即是希望每個人都有一點儒者氣象，儒者風度。不僅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須擴充為人人皆有儒者氣象。不僅軍人皆有「儒將」的風度，醫生皆有一「儒醫」的風度，亦不僅須有儒者的政治家，（昔時叫作「儒

臣，」須有儒者的農人。（昔時所謂耕讀傳家之「儒農」）在此趨向於工業化的社會中，所最需要者尤爲具有儒者氣象的「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風度之技術人員。若無多數重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修養之儒商儒工出以樹立工商的新人格模範，商者憑藉其經濟地位以剝奪人工者憑藉其優越技能以欺凌人，傲慢人，則社會秩序將無法安定，而中國亦殊難走上健康的工業化的途徑。

何謂「儒者」？何謂「儒者氣象」？須識者自己去體會，殊難確切下一定義，其實亦殊不必呆板設定。最概括簡單地說，凡有學問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養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即是品學兼優的人。我們說，在工業化的社會中，須有多數的儒商儒工以作柱石，就是希望今後新社會中的工人商人，皆成爲品學兼優之士，亦希望品學兼優之士，參加工商業的建設，使商人與工人的道德水準和知識水準，皆大加提高，庶可進而造成現代化工業化的新文明社會。儒者固須品學兼優，但因限於資質，無才能知識，而卓有品格的人亦可謂爲儒者，所謂「雖曰未學，吾謂之必學矣。」唯有有學無品，有才無品，只有知識技能，而無道德，甚或假借其智識技能以作惡，方不得稱爲儒者，且爲儒家所深惡痛絕之人。

又就意味或氣象來講，則凡具有詩禮風度者，皆可謂之有儒者氣象。凡趣味低下，志在功利肉

慾，不知美的欣賞，即缺乏詩意。凡粗暴魯莽，擾亂秩序，內無和悅的心情，外無整齊的品節，即是缺乏禮意。無詩意是醜俗，無禮意是暴亂。三四十年前，辜鴻銘氏，站在儒家立場，以攻擊西洋近代文明，其所持標準，即是詩禮二字，彼認為西洋近代文明之各種現象，如工商業之發展，君主的推翻，民主政治的建立，均是日趨於醜俗暴亂，無詩之美，無禮之和。故彼指斥不遺餘力，頗引起西方學者之注意。又印度詩人泰戈爾，來遊中國時，一到上海，即痛斥上海為「醜俗之大魔」，蓋上海為工商業化之東方大都市，充斥了流氓市儈買辦以及一切殖民地城市之罪惡，不唯無東方靜穆樸樸之詩味，亦絕無儒家詩教禮教之遺風。泰戈爾之痛惡上海，實不為無因。但辜鴻銘之指斥西洋近代之工商業文明之民主政治，却陷於偏見與成見，彼只知道中古貴族式的詩禮，而不知道近代民主化的詩禮也。試觀近代英美民主政治之實施，競爭選舉，國會辯難，政治家之出處進退，舉莫不有禮。數百萬市民聚處於大都市中，交通集會亦莫不有序。其工人商人大都有音樂歌劇可觀賞，有公園可資休息，有展覽會博物館可遊覽，每逢星期或入禮拜堂聽講，或遊山林以接近自然，工餘之暇，唱歌跳舞自樂其樂。其生活亦未嘗不可謂為相當美化而富於詩意。總之，以詩禮表達儒者氣象是甚為切當的。如謂工業化民治化之近代社會，即缺乏詩禮意味，無有儒者氣象，則未免把儒家的詩教禮教看得太呆板，太狹隘了。